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七十三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慈湖詩傳

宋楊簡撰……………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宋呂祖謙撰……………三二一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

宋戴溪撰……………七九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慈湖詩傳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膳錄貢生臣李憲喬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慈湖詩傳

詩類

提要

臣等謹案慈湖詩傳二十卷宋楊簡撰簡有慈湖易傳已著錄是書原本二十卷焦竑國史經籍志及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尚載其名而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今海內藏書咸集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

秘府而是書之目闕焉則彝尊所說為可信蓋竑之所錄皆據史志所載類多虛列虞稷徵刻書目亦多未見原書固不足盡據耳今從永樂大典所載哀輯成編仍勒為二十卷又從慈湖遺書內補錄自序一篇總論四條而以攻媿集所載樓鑰與簡論詩解書一通附于卷首其他論辨若干條各附本解之下以資考証至其總論列國雅頌之篇永樂大典此

卷適缺無從採錄其公劉以下詩十六篇則永樂大典不載其傳豈亦如呂祖謙之讀詩記獨闕公劉以下諸篇抑在明初即已殘缺耶是書大要本孔子無邪之旨反覆發明而據後漢書之說以小序為出自衛宏不足深信篇中所論如謂左傳不可據謂爾雅亦多誤謂陸德明多好異音謂鄭康成不善屬文甚至自序之中以大學之釋淇澳為多牽合

而詆子夏為小人儒蓋簡之學出陸九淵故高明之過至於放言自恣無所畏避其他箋釋文義如以聊樂我員之員為姓以六駁為赤駁之訛以天子葵之之葵有向日之義間有附會穿鑿然其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取旁徵遠引曲暢其說其考核六書則自說文爾雅釋文以及史傳之音注無不悉蒐其訂正訓詁則自齊魯毛韓以下以至

方言雜說無不博引可謂折衷同異自成家之言非其所作易傳以禪詁經者比也昔吳棫作詩補音十卷又別為韻補五卷韻補明人有刻本其書採摭詩騷以下及歐陽修蘇軾蘇轍之作頗為雜濫補音久佚惟此書所引尚存十之六七然往往以漢魏以下之韻牽合古音其病與韻補相等朱子語類謂才老補音亦有推不去者蓋即指此類顧炎武亦嘗作韻補正一書以糾其失考古音者固未可全以為準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慈湖詩傳自序

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易詩書禮樂春秋其文則六其道則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志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
自序

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嗚呼至哉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自無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為興觀羣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為意而後昏不起不昏直而達之則關雎求淑女以事君子本心也鵲巢昏禮天地之大義本心也柏舟憂鬱而不失其本心也鄘柏舟之矢死靡它本

心也由是心而品節焉禮也其和樂樂也得失吉凶易也是非春秋也達之於政事書也迨夫動乎意而昏昏而困困而學學者取三百篇中之詩而歌之詠之其本有之善心亦未始不興起也善心雖興而不自知不自信者多矣舍平常而求深遠舍我所自有而求諸彼學者苟自信其本有而學禮焉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我所自有而不可亂也是謂立至於緝熙純一粹然和樂不勉而中無為而成雖學有三者之序而心無三者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
自序

之異知吾心所自有之六經則無所不一無所不通有所感興而曲折萬變可也有所觀於萬物不可勝窮之形色可也相與羣居相親相愛相臨相治可也為哀為樂為喜為怒為怨可也邇事父可也遠事君可也授之以政可也使於四方可也無所不通無所不一是謂不面牆有所不通有所不一則阻則隔道無二道正無二正獨曰周南召南者自其首篇言之亦其不離者毛公之學自謂本諸子夏而孔子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蓋謂子夏又曾子數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夫子夏之胸中若是其學可以弗問而知而況於子夏初未嘗有章句徒傳其說轉而至於毛乎齊魯詩今亡韓有其說韓與毛亦有善者今間取焉

總論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無邪之心人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自序

三

皆有之而不自知起不知其所自用不知其所以終不知其所歸此思與天地同變化此思與日月同運行故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又曰禮本于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又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一旨也今所謂毛詩序者是奚知此旨求諸詩而無說故委曲遷就意度穿鑿殊可歎笑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關雎之音也非言關雎之

詩也為序者不得其說而謂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今取關雎之詩讀之殊無哀窈窕無傷善之心之意膠木之逮下意指君子而序言后妃桃夭言昏姻之正序者必推本諸后妃之不妨忌鵲巢之詩初無國君積行累功之意而序言國君積行累功甚者至於何彼襍矣之詩初無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雖之德之情而序推而詳言之蓋為序者不知孔子所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自序

四

刪之旨亡矣毛氏之學自言子夏所傳而史氏亦言衛宏作序自子夏不得其門而入而況毛萇衛宏之徒歟詩之有序如日月之有雲如鑑之有塵學者愈面牆矣觀詩者既釋訓詁即詠歌之自足以興起良心雖不省其何世何人所作而已剖破正面之牆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只是天人一理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天即文王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即天也其進退升降之間一而已矣穆穆文王於緝熙敬

止文王不大聲以色故曰穆穆緝者緝理於思為細微之間熙有理順之義進德之實非思也非為也惟可以言敬敬非思為也惟可以言止止非思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不屬於思為所謂不識不知者此也安汝止者此也文王之所謂緝熙者緝熙此也惟不動乎意不屬乎思為故聲音不大形色亦不大而見為穆穆也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學者往往疑三百篇當有深義聖人所謂無邪者必非常情所謂無邪是

不然聖言坦夷無勞穿鑿無邪者無邪而已矣正而已矣無越乎常情所云也但未明乎本心者不知此不信此知此信此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正而無邪有善而無惡有誠慤而無詐偽有純而無雜有一而無二三復周南召南必不面牆以興以觀以羣以怨無非正用不勞勉強不假操持油然自知所至皆妙人知徐行後長之心即堯舜之心則知之矣知乍見孺子將入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即仁者之心則知之矣此心人所自有故三百篇或出於賤夫婦人所為聖人取焉取其良心之所發也至於千百載之下取而誦之猶足以興起也故曰興於詩

按序文一篇總論三篇俱從慈湖遺書補錄

附錄樓鑰荅楊簡論詩解書

蒙示教詩解近始讀竟荷開發鄙陋至多感歎擊服之餘恨未得一遂請益於門下若夫發明無邪之思

一貫之旨天人同心大道至平古說難盡信雖載之

左傳者亦不可據爾雅亦多誤大學所引亦有牽合詩序多失經意釋文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有過於事實制度名數不盡合於禮典先王皆在商世難拘以周禮文王以服事殷不應作禮樂如此類未易概舉皆前輩之所未發者尤用服膺然惟尊意每不自以為足而欲人之言某亦不能自己欲効所見試陳其甚明者正欲反覆辨論以歸至當非恃相與之厚非愛此書之深不及此也

按此書從樓鑰攻媿集採錄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卷一

宋 楊簡 撰

周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是詩后妃思得貞靜之淑女以事君子求之之切至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
卷一

於寤寐不忘倚與至哉此誠確無偽之心不忘不妒之心即道心即天地之心鬼神之心百聖之心雎鳩關關貞靜之音居河洲尤見貞靜氣象淑女之貞靜窈窕似之逌求也窈窕淑女令之女君子之所好求好求夫貞靜之女非好夫淫麗之色此無邪之心民勞之詩曰惠此中國以為民逌謂副民之所求或曰好仇仇匹也義亦通貞靜之女君子之所好尤為賢后妃之所好蓋求淑女以事君子后妃之職也故后妃

思念淑女之德如雎鳩之貞靜又思亦君子之所好

又思采荇供祭之時參差在水淑女相與左右比肩共取於流水之中寤寐思求淑女不可得至於寤寐思服於心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誠切如是詎有毫髮忌妒之意介其間乎思以琴瑟友之又思以鐘鼓樂之油然而純誠之心茲非道心歟茲非即天地之心與茲非即天地之變化歟茲豈不知道者所能測識其萬分之一為周南召南者必心通乎此而後為不面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
卷一

牆學者面牆比比而是雖明告之不省也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以思無邪一言蔽三百篇思無邪之言世之所知思無邪之實世所未知如其未知但誦詠二南之詩自然道心興起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孔疏引金縢云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鴉鵒遂謂篇名皆作者所自名然詩人或有感動斐然而作忽然而忘他日采詩者取之則其名未必本有他人加之亦未可知也孔子不作詩序旨在於詩無序

可也關雎一詩而齊魯韓毛異義毛以為美齊魯韓咸以為刺歐陽氏曰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於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然周公之時康王猶未立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其義是也而又曰哀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
卷一

三

窈窕無傷善之心則差失詩旨本詩初無此情乃不悟孔子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言乃言其音不言其詩致此差誤毛詩傳曰寤覺寐寢也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皆用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則關雎非刺詩甚明知其辭旨情狀亦甚著平心靜誦久當自明推世攷德則關雎太姒之詩也非太姒作則武王周公述太姒之情狀而為之若太如本無此情武王周公自以意為之則偽辭也何以風

動天下而毛詩序不明言太姒何也自邶而下情狀不白者猶或強為之辭奚獨於二南而不然深念夫二南用於鄉樂用於邦國周公必以經意又孔子屢以啓伯魚啓門人又屢言關雎門弟子宜有所問而此通言后妃之德餘篇畧同當是孔子之所誨告不欲明言所作之人以支離人心欲後世誦詠三百篇之詩知皆正辭正情足以感發人所自有之正心若於本詩之外贅曰某國某人之所作又序其所以然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
卷一

四

之故則誦詩者首見其國又見其人又見其故至於本詩將詩人不知所以然油然而動於中發諸聲音自中自正渾渾融融無所不通之妙如雲翳日如塵積鑑矣而況於置諸首而謂之序邪故孔子不作序按少牢饋食禮言某妃則大夫妻亦稱妃凡民曰妃耦則士庶之妻通稱妃后妃之德蓋天下之通義也故鄉樂用之門弟子審知其旨毛公自言其學自子夏今周南多通言后妃召南亦泛言夫人大夫妻罕指

其人豈亦果有所自猶有聖人之微意邪若其置諸篇端又名曰序則大乖矣自邶以下多指其人又乖矣至於曲推其意穿鑿其說如於關雎言哀窈窕無傷善之心詩中即無此情於殷其雷言勸以義詩中亦無此情於標有梅言男女得以及時詩中何但無此情正言其不及時此類奚可彈舉東漢書謂衛宏作毛詩序夫不聞子夏為書而毛公始有傳衛宏又成其義而謂之序蓋子夏親近聖人無敢支離毛公

欽定四庫全書

楚辭詩傳

五

衛宏益差益遠使聖人大旨沉沒於雲氣塵埃之中吁其甚矣其有情文疑阻惟可作訓詁於後毛詩傳曰毛擇也其義未安禮云芼羹謂以菜為羹也又云芼之以蘋藻謂菜用蘋藻也然則芼之為菜也思得淑女左右共助以荇為菜謂熟之和之成為菜也補音云芼多讀如邈未詳簡觀古用韻亦不拘拘反切况芼音之轉如邈歟補音云思服蒲北切一作匄又作猶士冠禮三加祝皆服與德叶秦泰山刻石賓

服與脩飭叶碣石刻石咸服與滅息叶詩一十有六無用今房六切一讀者簡竊意方言所至不同匄作蒲北切則可服作蒲北切則未安安知服非扶北切即與今房六切同母今讀當亦有所自特徵訛爾補音云右采此禮切荀卿賦篇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禮者與杜篤論都賦采與已叶郭璞客傲采與裏叶陸雲贈顧尚書采與水叶瑟友羽軌切朋也史記龜策傳與之為友叶民衆咸喜易林坎

欽定四庫全書

楚辭詩傳

六

之乾孝友與興起叶楚辭九章長友與有理叶漢天馬歌友與里叶崔駰達旨友與已叶按采有此苟切友有云九切宜從兩讀例而詩用友韻凡十有一無作云九切者今定從一讀補音專於叶韻而於芼樂亦莫能通簡按詩固不能皆叶然歌詩之時樂之餘音亦頗叶芼音若芼樂二音皆舌居中則尤叶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為絺

為俗服之無數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補音於嗒嗒引尚書大傳載樂曰舟張辟錐鷁鷁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嗒嗒太元樂首鐘鼓嗒嗒管絃嗒嗒或承之哀徐幹齊都賦嗒嗒與所奇叶陸雲贈鄭虔李嗒嗒與芳池叶說文以皆得聲漢蜀人趙賓好小數以為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茲茲也顏師古曰芟音皆古芟與箕音同无數弋灼切枚叔七發无

欽定四庫全書

楚辭詩傳

卷一

數與諾叶與石叶石常約切殷臣奇布賦無數與濯叶禮記作射古射亦弋灼切婦人樂為絺綌尊敬師傳服澣濯念父母猗歟至哉此又道心即天地之心即鬼神之心即百聖之心道不離於日用惟無邪而已矣毛詩傳曰覃延也其義未安覃本義深也葛葉大而蔓小故墜焉而深下俗謂墜下曰覃徒紺切而廣韻集韻無此音釋文徒南切方音不同不可知也而謂延也則未安蕩曰覃及鬼方謂深及鬼方深

欽定四庫全書

楚辭詩傳

卷一

遠義通大田覃耜耜端有宛然中深之狀實覃實詩后稷之聲深廣也故水中深曰潭加水以別其字先儒徒因葛推義釋覃曰延然施即延也無乃重複乎爾雅謂覃延也爾雅固多差且如謂詒誓謹也愷悌發也懽曾也振古也此其差之甚者鄭康成雖好述古猶不能盡從然則爾雅不可盡信說文曰長味也蓋本延義从齒从曷齒省不思五味何獨鹹潤下作鹹海深故鹹鹹有深下義曷即厚字有深厚之義

故集韻云楚人名深曰潭

按樓鑰云覃爾雅釋言流潭也覃延也郭注皆謂蔓

延相被及說文長味也从齒从曷曷省詩曰實覃實訏徒含切又篆文覃者潭說文从水覃聲集韻一說楚人名深曰潭潭字在六書中為形聲如江河之从水而工與可止取其聲而無義潭从水覃亦取其聲非有義也潭有深義今之言潭潭是也覃無深義葛之蔓延故施于中谷亦未為重複也覃耜之音刻疑是方言集韻以為利耜此以詩傳釋文為據如八月剝栗刺音普卜反荆公以為養老者剝栗之皮而進之後行田野見羣兒相呼朴栗方知釋文之有自來此二覃字更宜考之又按鑰集所載此條宛然中深之狀下尚有故曰覃耜毛傳殆未親見耜徒見易有剝木為耜之義故以覃為利後儒求其說而不從又轉音為刺又轉字為耜今正其字義平聲如字八句今本無之當是從樓說刪定按何人斯

我心易也韓詩作施于以知施音異其來久矣故釋

文云以豉反灌木叢木爾雅云木族生為灌莫莫閤

大之貌毛傳曰中谷谷中也漢煮之也精曰絺粗曰

絺黻厭也爾雅釋詁云射厭也郭注云詩曰服之無

斃疏云斃射音義同毛傳曰私燕服也害何也即曷

也書曰時日害喪治亂謂之亂治擾謂之擾故治汙

謂之汙疏云鄭以衣為公衣澣謂濯之耳言其功淺

也以公對私為深淺蘇氏曰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

九

于好薄猶畧也於師氏之前有肅敬之心欲畧汙澣

頗有不敢之意故薄也毛詩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

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

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

也夫人善心即道心婦人志於女功躬節儉服澣濯

念父母而歸寧方是心油然而興互見錯出無非神

用何本何末而為詩序者判本末而裂之且曰則可

以是詩初無是情不省詩情贅立已意使天下後世

平夷純正質直之心鑿而穿之支而離之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寔彼周行陟彼崔嵬我

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

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

僕痡矣云何吁矣

行如字京語頗與筐叶觥吉橫反補音姑黃切

按原本姑

誤如說文觥以黃得聲俗從光劉楨魯都賦觥與觴叶

鄭氏引詩皆作觥痡音鋪補音永懷胡隈切釋名懷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

十

回也張衡東京賦允懷與來推叶漢房中歌懷與歸

叶劉向九歎懷與頹叶左氏傳聲伯之歌曰懷與瑰

歸叶揚子雲酒箴懷與危叶毛詩傳曰卷耳苓耳

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今俗謂頃為空謂覆而空

之也故俗謂筐筥之極小者為空蓋以器小而難於

取傾而出之可也以是得名歟集韻引說文畚屬

蒲器也或曰作畚音本餅音瓶鄭箋云器之易盈而

不盈者憂思深也廣雅云梟耳亦云胡梟江東或呼

常集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如盤陸璣疏云

按原本脫

此四字今補

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滑而少味四月中

生子如婦人耳璫呂氏曰周行周道也大東詩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亦道也朱氏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皆道路鹿鳴乃道義鹿鳴之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示我以周家所行爾七月遵彼微行謂桑下徑也小弁行有死人行道路也則周行為周通之路益明然自春秋傳襄十五年引此詩曰嗟我懷人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卷一

十一

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此左氏釋詩誤爾而毛詩傳不詳攷遂因其誤謂周之列位左氏差誤亦多周世釋詩之誤者亦多不可盡信為毛詩序者因是又差其旨而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以婦人而干人主之職豈不大亂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卷耳之詩君夫人勞使人之歸也殊無輔君子求賢審官之情觀是詩宛然有君夫人憂閔賢臣勞役於道路酌

金罍以勞其歸之情狀而諸儒終不敢謂實有其事

不敢明言雖鄭康成詳於考禮亦不敢正言而曲其

說蓋以聘禮使還無夫人饗按國語魯公父文伯之

母以好禮聞固當饗其宗老師亥曰男女之饗是當

時有男女相享之禮記云大饗廢夫人之禮是其未

廢也本有夫人饗禮方周之初斯禮未廢故見諸詩

與使臣之還君既饗勞之夫人又賞勞之於是序言

使臣之勞役夫人憂閔之情夫人采采卷耳而不盈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卷一

十三

傾筐以其憂思使臣之賢而今寘諸通道而遠役惟賢故使之惟賢故懷之君臣同體君夫人又同體故古者夫人有是禮亦有是情有情斯有禮禮無偽夫人思使臣升陟崔嵬之高謂踰山之道也馬亦勞苦而虺隤矣言我馬者親之如一家也姑且也我姑酌金罍之酒以勞之喜其既歸既見既勞不復永永憂懷矣今俗語有且喜之辭有且辦具少飲食以勞享之辭皆喜其遠歸之情狀毛詩傳曰寘置也陟升也

人君黃金罍疏云韓詩說天子罍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周禮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爾雅云山脊曰岡毛詩傳曰元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爾雅云兕似牛郭注云一角青色韓詩說觥五升毛詩說觥大七升疏云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牲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不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詩傳

卷一

言觥之所用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為之地官閭胥掌其比觥撻罰之事春官小胥職亦云觥其不敬者桑扈絲衣皆云兕觥其觥明為罰而不犯然七月卒章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與此卷耳詩皆無為罰之意得非周公作禮始定禮器以七升之觥為罰爵與抑角爵之異稱與爾雅云土戴石為斚郭注云土山上有石者而毛詩傳曰石山戴土曰斚差矣毛傳曰瘡病也痛亦病也云何者謂說何言則可

蓋閔之甚也卒於長吁無言以繼之倚歎至此憂閔其使臣之心非正心與正心非道心與即關雎葛覃之心葛覃卷耳當亦太姒之詩然觀詩者正不必推求其人三百篇中或誦或歌皆足以興起人之道心此孔子刪詩之大旨而人知此信此者亦寡南有樛木葛藟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詩傳

卷一

毛詩序差誤既多既甚理難盡信今觀是詩殊無后妃之狀惟言君子爾毛詩傳亦未嘗言后妃亦未嘗言不妒忌獨為序者始立其說曰后妃不妒忌鄭箋又從而和之故諸儒從其後而不可告語矣學者觀書奚可雷同不復考察至是益信東漢書謂衛宏作毛詩序果明驗矣與毛公傳異而又差謬太甚是詩當曰君子逮下也毛傳曰木下曲曰樛按今鄭箋本木誤作木綏安也繁旋也爾雅釋木云下曲曰樛釋者引是詩樛

木為證蓋料樛音義同陸璣云藟一名巨苾似燕莫亦延蔓葉似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作是詩者偶見樛木在其南故取以為喻不必遠言南土也鄭箋云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按原本脫下故字今校補得累而蔓之簡謂此喻君子禮賢下士故賢士之下者由是而升大抵自賢滿假者多嚴厲虛懷下士者多樂易詩人於是贊其德曰樂哉君子又祝其福曰願君子常有福而安荒者蒙之偏也將者與之俱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
卷一

十五

也願君子行履常與福俱也曰將順曰將迎皆與之俱也曰將持曰相將即次第皆與之俱也曰將軍者將軍衆而與之俱也能將其軍則其體大矣故主大義其轉音則子漾反只語音也止只之皆一音而記之者偶不同也只說文曰語已辭也嗚呼此逮下之心與夫詩人愛敬其君子贊之祝之之心皆道心而人往往多不信其為道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螽斯羽說分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

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陸璣疏云今人謂蝗子為螽子兗州人謂之勝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毛詩傳曰螽斯蚣蝋也疏曰此言螽斯也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故釋蟲云蜚螽蚣蝋舍人曰今所謂春黍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黑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按爾雅釋蟲蜚螽蚣蝋釋曰周南作螽斯一名蚣蝋餘同詩疏然長而青長角長股作春黍之狀作聲者乃間見不多春黍殆非此螽斯也若蝗則多矣釋蟲土螽蟻貉者殆蝗邪蝗生子於土中釋曰土螽一名虺螽今俗曰螻螻者即蝗也色或青或黑能跳能飛若旱乾蝗作不勝其多害稼甚平時螻蟻在田間亦多於他蟲若稍多亦害稼蓋盛而為災則曰蝗不為災則曰螻螻螻亦多能飛羽謂羽多然則螽斯謂是爾說說言其多豐豐言其盛飛作聲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
卷一

十六

揖揖言其羽多相比密子孫多謂之宜子孫猶宜民
宜人宜黍稷宜家振振肅敬振整也子孫多故曰振
振音真者鄉音輕清與子孫長少次第循序或行或
列如繩然蟄蟄盛而有聲也是詩以螽斯羽喻子孫
衆多爾毛傳亦未嘗言后妃不妒忌惟序乃言不妒
忌序所以必推原及於不妒忌者意謂止言子孫衆
多則義味不深故推及之吁此正學者面牆之見不
悟道不離於平常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以一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
卷一

十七

言蔽詩曰思無邪而已初無高奇幽深令子孫衆多
如螽斯羽何邪之有振振繩繩何邪之有既無邪僻
非道而何何必外求其義不妒忌雖為善而於螽斯
之詩言之則為贅則為不知道於以驗衛宏之學又
不逮毛公遠甚衛宏作序往往亦本毛義而又多置
已意焉故益差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
實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

于歸宜其家人

桃生榮夭好其華灼灼女之顏色似之之子女子也
婦人謂嫁曰歸其居室家甚宜不必分男有室女有
家也舊著實之貌有子之象也其葉蓁蓁庶事咸宜
之象也宜其家人一家之人咸宜之也相安也此夫
婦和樂之正情也非邪僻也歸妹天地之大義也說
以動歸妹也妹少女也雖說而非邪正心也道心也
為序者不達是道必於詩外推及后妃所致又及不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
卷一

十八

妒忌不妒忌誠善而於桃夭之詩言之則為贅則為
不知道毛傳亦未嘗言后妃不妒忌所致於以益驗
序果衛宏所作 補音云其華芳無切郭璞云江東
謂華為敷陸德明亦云古讀華如敷易曰枯楊生敷
老婦得其士夫記曰不當華而華楚大夫屈原九歌
瑶華與離居叶漢齊房樂章華與都叶揚子反騷重
華與蒼梧叶光武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
麗華急就章元華與藜蘆叶易林云桃夭少華季女